



南庄類稿卷五

廣昌黃永年靜

與饒近韓



太僕槁奉歸弟疎慵自放大率爲筆墨驅役旬間
如春蠶成繭綿綿不得竟昨冒雨一造貴館吾兄
已歸遂不一晤近爲作書與梁先生追往憶將來
中夜怵惕吾輩雖窘迫萬狀然見得思義此語聖
人屢言之蓋俗所難持又士人立身大本在是華
歆顧遺金幼安爲之割席古人廉隅之重如此弟
展轉窮涸言之恐不自持惟吾兄有意策勵之

與涂于岸

國門半日快論卽何減隆中之旨別後弟處糾紛
疑難愈甚前晤時已十不悉一今無從說起矣孱
體神力錙銖乃輕用之如坭沙虛名悞人自作不
靖昔人全身遠事雖討便宜亦或一道事一當場
卽千端萬緒相爲擁附雖欲謝而不能而已復有
不忍坐視之意焉往而不取苦也兄優悠軒窓殫
心大業真天人之樂比益著文否

與彭祖硯

旬前連付兩札比人事少簡愁霖彌日寓齋緝閱
舊書了日每早蒙頭睡雨強起盥嗽朝食殊嬾疲
惰如此近况可知山中向有藏書裴香山先生復
經送數千卷當可取閱大程子及陸子書入手觀
之最透脫高爽令性度超越已更細閱關閩諸子
明敬軒敬齋等書其條暢切實處自得蹊徑敬齋
曾主洞席者至西山大學衍義草廬集首數卷訂
正羣經處讀之皆令人振發其他經制典故之書
及馬遷二史韓柳諸子文淵源宗派尋之亦足當

南戶類稿 卷五
日食肉菜弟追念舊學荒頽日甚恨不得即來與
兄相歌山巔水涯之際令胸中宿物盡洗稍吐氤
氲處俗中悶悶如此謂吾心樂否也日前有小詩
寄懷并與諸知友今草錄呈教燈下微被酒片紙
書不成字不罪

與彭祖視

永年頓首白中秋後接六月廿三日手書周覽數
四涕泗交頤老伯母淑範懿行當爲世圭臬弟忝
通家子嘗備聞矣行述望早寄到吏事稍暇當爲
敬勒也夏中奉唁所以遲遲者緣四月內家信及
老兄遠膺大故云云信到纔閱一過屬有事連日
靡間尋復取覽此信不知壓置何處是以驚疑遲
回未敢即具函前札諒久達濂溪山長一席甚善
向日南贛分僑茲可合并又聞南昌近仍有眷屬
不審如何老伯萬安諸郎肄業得地應試尤便望

努力自進弟今年公私尤劇曹司端辦秋審同鄉
派令值年財力交匱不得不爲此應酬初秋又有
保送倉場監督一舉同寮俱引曹務懇辭於堂翁
而未允尹憲長以京倉原令仍兼曹務初意引
見多人或幸而不用及引見得旨記名此職
遂萬無可謝缺未卽補而秋冬兩季各處監放裹
糧奔走童僕俱疲兼值倉場多故共事非人胸懷
不能不作惡昌黎詩云朝騎一馬出暝就一牀臥
辜負平生心已矣知奈何又云平明出門暮歸舍
酪酏馬上知爲誰近况惟退之先生詩道得出也

三年信友惟劉侍御蘭谷雷編修貫一久而益親
然不能常晤近日桐城方公聞數數向人語欲見
甚亟弟終未自通光嶽所悶頽波益狂人才之乏
未有甚於此時者鷄鳴風雨何日忘之書院來學
自多隨地接植此我輩命脉吾兄勉之他無足言
者目前無由一見胸中事萬一不能道遞中勿吝
手教郵傳甚便片紙數行足慰相思也涂于岸有
短札到趨向如昔幸時致札勉之旅邸歲暮百務
交集兼值移居呵凍草草不盡言外諒悉某頓首
白 答米士舍

白 答朱上舍

辱示碑志傳序如干首僕已盡讀之文章之用高
廣美備而碑版序事尤難爲工孟子言離婁公輸
子師曠堯舜之道必本於法度文章亦然目巧之
室梓人者視之必有異矣足下爲詩質雅得古人
之意文筆峭異思以追作者之庭戶願益審於古
人之法度體制如韓歐陽王司馬氏左氏檀弓等
書熟讀當自得之屬冗文字未能加點句字比櫛
代斲而傷其手亦非其所及某白

與涂于岸

長安四年但一再通音問僕職務甚冗五千里羈
宦公私紛然不能多作言語然此心勤勤殆無時
不在左右比想治經明道養氣造才當綽有境地
吾道益孤人才愈難此事豈得不屬望足下都下
一二好友聞僕說吾于岸亦各欲通殷懃歲月易
逾當使規模早立辰午再試皆見黜不知足下處
之者何如若時復鬱鬱亦未免於陋也科名誠父
母所屬意顧得之有時我輩德業重遠早了此一
事益合精神崱聚然旣不可必只合虛以待之但

令此念少輕母爲累可也僕今年職務尤劇九秋
兩月少得清省置靜室一間每日得以半日了官
事下直以後閉關却掃荆川所云跳上蒲團便如
木偶相似孤坐寂照取經書四子語默默証察精
神性命稍歸根底此二十年前山居况味流光彈
指倏已四十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
信然信然豈惟聰明時日餘暇已甚難得固願足
下及時爲之也堂上萬福海門諸孫成立何如陳
紹洙肄業太學志趣甚遠今冬將歸里住邸室月
餘讀閩洛書史漢韓歐文字日夜矻矻便欲自到
古人歸見足下當爲切偲四年內撰著文字遞中
郵示以慰遐思不盡

答帥宗德

客秋拜瑤函因賤恙輾轉未遑裁荅因循至今媿甚媿甚一春公私袞袞正欲奉書復枉華翰教存益厚伏稔台候萬福關中頻歲有秋民物豐和政務優暇足爲聖明西顧之慰曷勝忻企元氣之在天下爲道德爲事功文章士大夫爲禮義廉恥生民爲衣食贍足風俗長厚今主上所宵旰咨嗟傍徨冀旦暮遇之者幸漸復于秦中此成效著見非媿老先生撫綏之厚德化之深何以有此天下承平極矣而人才常患于不足任使閭閻日窮

蹙不知所以爲計此二事關係豈淺安得如子美所云得結輩十數叅錯天下爲邦伯陳密山先生在黔中殫心率所屬力行蠶桑水利聞蠶桑業有成效事固未有實心至而無其效者私計十五藩內不蠶不桑之地甚多以此推行于天下或亦利民之一也弟浮沉郎署七年於茲私自憐念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退之之語信然信然目前仕進需次者薪積簿書獄訟何取于弟之迂陋隨行在此循例竊祿他無所爲愧赧而已關中三李中孚先生尤卬角時所仰切曾讀其論語品極高充養甚厚尙有遺書數種遞中乞賜訪求得惠寄爲幸

與王侍御毅齋

日來未後得退直卽塊坐一榻率至二三更讀念
菴書此心乃如在石蓮洞中逐日清晨入部料理
半日精神亦不至甚弛散然內外動靜二境不能
澄定如一精神歸着安頓向裏處不能悠悠自在
如常爲從來間斷多但得逐日如此去當亦漸好
晨起忽氣運作楚恐是坐多食物不化而冒寒略
與運動亦不至爲所苦此事老先生靜中火候甚
到薄劣舍老先生更無與質証古人言在而意多
不傳日讀經書先儒言不傳其意總沒交涉半生

以此墮落也逐日各有職務東西相望不得時來
細論此心耿耿耳嚴寒道履珍玉日前厚擾竝謝

答涂于岸

去夏接手書知有魚軒之戚秋闈省錄至足下又
被放傲同年衆沂兄來京細詢近况不勝遠念一
舉得失何足爲足下忻戚但就此上公車入都出
門得觀覽世事朱子謂安卿村裏坐不覺壞了人
雖足下深識篤學家居不乏良友然亦不可無出
門之助此相念之一來札云近漸知向裏似寸進
此爲學真血脉喜甚喜甚且不必向宋元明諸儒
分辨異同但就四子書切實體求近來覺得一語
已終身用不盡也四子書明白完粹無可疑者但

要得聖賢大本大意思所在不在字句比櫛來札
謂中庸首尾二章尤明白簡易是也若入門之功
闇然一節最爲切實然已是十年做不盡喜怒哀
樂一段自是孔門未發之蘊於此盡透伊洛龜山
而下豫章延平心法皆在于此乃性命根株所托
弟七載京師塵勞煩惱每日退直得一二時閉關
却掃一切放下到澄定時覺入路不遠然終不能
寸進蓋冗擾太多精神不聚又無師友之助將終
遂墮落耳墓文筆力似尚少簡老弟數年作文甚
少今無人繕寫呈教古文一道望溪方先生要爲
深于此事穆堂先生全集草本曾屬校兩次望溪
近脫稿之文必手札屬爲攻刺凡有點竄必喜見
顏色八十宿老虛懷好學如是是可師也祖兄住
邸舍又不第合并兩月行出都矣久欲奉狀無暇
且無便可寄茲因黎君南旋燈下草草不盡

與方靈臯先生

某啟望溪先生座前初春金陵省杖履後尋赴吳門二月初還京口一春為浚河轉漕二事無時得暇其餘力用以了文書省訟牘惟日不給今二事少畢而地方職務叢蝟兩月來不獲一字請候老人眠食何似伏審斯文有相起居萬福半歲無暇觀書惟服膺長者天工天職之訓時時默省已過所患民隱不能盡悉夙夜疚心在此貫一進用矣前致札去惟小心謹慎積誠動物行道濟時為務前示詩稿已抄一紙寄蘭谷屬其即和永年尙未

能作俟心緒少清當卽呈教來此半歲未能有及
民者愧不可言先生教愛之篤一切乞時示指歸
厚幸厚幸元若過金陵必省絢履近日懷抱不審
何如無由一見春暄道履順時願養別紙另呈
京口各帶之河轉漕當天下之半運道淤淺近復
塌山劣陷地方守土此事爲累最甚司漕者亦惟
擇人善任以專責成平昔未聞選擇而使臨時惟
馳突四至不識其所以然來者悉以虛詞相誑愈
亂而無緒令人竊嘆其又甚者鎮江西門石橋自
前代到今已數百年自有此橋無歲不轉漕今雖

運口略改由橋至江口河長三里容漕船五十餘
隻遇順風舡之過橋渡江者日可二三百舡于漕
毫無妨礙今忽聽細弁好事之言必欲去橋以利
漕殆于不解存橋毫無不利于漕去橋毫無加利
于漕而重有不利于軍民已將情形詳悉公文白
去乃以沽名市惠違道干譽相責顧公賢者似宜
虛衷博採偏聽耑欲昔人所戒此事現在當思曲
爲挽回敢以聞于左右淮上書問往來先生倘以
所聞微啟之亦所以爲顧公也

與蔡次明

中夏連接二函前函作一二周旋語尋又自舉出
真意乃宛然可掬也府報頻通年伯母起居萬福
南北闔潭均吉海澱諸君子日聚同心之益薰蒸
日進而不自知弟雖處煩冗但我輩精神無內外
分散時時如相質對惟用古人義理使胸中時相
灌輸便覺有生意此間郡舍在高岡之上吏人散
去閉門卽是深山而簡牘盈几紛至沓來所謂衝
繁疲難者畢舉而集于深山者之一心殊無帖帖
地更不暇學矣將來有何進步年垂五十令人驚

南唐書卷五
心也此間半年事詳翠庭函中弟荅諸君子書各
隨筆寫出不能一一世事言不盡意兩地默默喻
之也

答方靈臯先生

五月十二日接奉手諭喜絢履清安日內又接金
陵陳方伯書云先生起居甚健海內斯文之靈托
在長者眷壽無害自天申之矣炎暑眠食千萬以
時保愛京口拆橋之議關係不小顧公賢者不可
令竟成此失故急以聞於左右承端人遣去今得
仍舊貫蒙麻匪淺而目前總河之任甚危於轉漕
正人遇事往往有其中無他而聽言用人一有未
審貽累無窮顧公屬先生執友宜時切規諭之永
年與彼素無葭莩然心敬其人不在謀面賢人在

高位惟恐其有過使天下因此謂正人乃無用非
一世之福也展斷事公墓詩曰下始和就錄呈屬
冗遲之至今春間已抄元詩寄蘭谷度必作尚未
寄到祠記承命卽乞錄顛末寄示少間必爲之高
安座主近刻成文集四冊屬序吏事冗亦不欲廢
文學令胷間堆滯便如草土也典郡八月此間民
風吏習癩偷機變弛廢骹骹殊難名狀數月來竭
瘁心力稍立章程且將吏習整飭亦不敢爲侵官
操切之舉但策馭之使漸入路度屬縣已視爲嚴
峻大不便其所爲又有曾經處治之胥役輩輒爲
浮言于外聽之甚不成理月初撫軍致書下詢極
感深愛已詳悉荅去事上不敢不盡誠耳先生關
愛之篤竝及如左右有所聞必無不卽下教也臨
紙瞻切永年再拜

南月類稿 卷五
人所值各有難處只須審其大關鍵得失所在而
謹持之密移默運久之令漸漸入吾彀率不可迫
猝強求此卽古人批卻道窺之意孟子所稱仁術
智術未易語也僕來此已一歲一切地方情形略
審阡術已是吃吃費辛苦無人可商量公私大小
不得一妥協人仗助瘁甚不可言春來寄一函自
後紛紜又無便人可寄來春足下當惠然一來僕
當假館焦山以待無負濃望少開胸臆也

與是仲明

夏中得書屢月冗擾未遑裁答然先生之人僕知
之以知僕之心先生亦知之故雖面未謀一如舊
遊謀面不謀面且不計何論乎書之疏數耶中秋
後晤秦侍郎知先生堅辭東林主席之請又聞日
前抱恙力疾赴會趨意堅定吾學之味在韜晦詩
人惡著君子樂遜知先生之學無非鞭辟近裏者
益切向往僕造次來此倦倦願與先生一見而尊
居去城甚遠公府旣未可以枉高賢僕又百務叢
蝟不得伸造廬之願茲揣役奉書請候起居更欲

與先生期尊居于何地相近僕旬後卽行縣倘蒙
辱教得于便途舟次一會略罄所懷尤爲忻幸弗
令人知也臨紙馳仰

答彭芝庭座主

汪君至得悉起居初春來吳門不獲望見顏色又
地方庶務紛雜不得少畱卒然還郡拙撰太公墓
表獎許逾分雜槁數冊俱承批教展玩什襲榮于
拱璧古文一事亦學者之末節永年徒以少而好
之然平生心力未能專聚于此末由追古作者之
旨自領郡後益無暇學問歐陽永叔云文章止于
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從仕以來服膺斯語毘陵一
年近略闕悉地方罅隙當務之急惟在農田水利
人心風俗數事現在逐條爬搔叅稽互考才涼計

疎行之未必能使地方信從區區此心則不敢負
罪幽獨以得罪于百姓亦不敢爲要好邀名干譽
之事惟拙愿吃吃自盡而已張董之獄本亦平易
乃爲挾詐懷奸者所持復遍爲浮言于外計爲搖
撼久之而始能覺臆內新署令到鞫訊旬日虛實
已明雖情僞尚有未盡一切塗豕鬼車之語覺已
漸消語云流言息于知者不辨所以止謗所恃大
當道光明平恕何隱不灼永年非惟不置喙亦不
以介意也亦惟夫子默默喻之春和孝履順時節
宜

與陳紹洙

不見三年離思切甚不止懷抱難開且有切要身
世急須商量者此時當引見足下不論所授何
官如可南歸必須過郡諒彼此有同心也舉第後
應接倍多自能小心慎擇如雷秦傅諸公者不可
多得也至此間事略悉前銀臺札內味經先生仰
足下甚切其家居一年於此事梗概前後已稔七
八足下見之細詢自明僕胸次悠然毫不爲怪風
霾雲曠自有青天白日在不久自明也人心世道
處此良苦在此圈牢中奈何惟有隨時隨處小心

謹慎周詳不欺夙夜穩處着脚立于不敗高處放
眼冷處安身邪亦不能干也榮詔畱署數日爲謹
齋家墓誌遲畱一年始屬稿恐其歸期將屆托榮
詔帶回江西郵左右轉致較爲直便毘陵難致書
郵翠庭先生一字亦卽爲面達浮言不足厯念均
爲致斯語足下遇有聞惟默存之亦不必置一詞
非口舌所能解事出天下當共見之京師近日倘
遇有古書佳本當構求邇日過瘁時時多病便中
時覓寄數行以慰相念片紙草草不備

與于企周

老世兄清才醇品京口毘陵攀畱匝歲私心仰企
二小兒叨承渠誨尤爲感藉別後天池瞬息萬里
蔚爲國華忻慶無似屢承存問簿牘焚冗未卽奉
函申賀心之勤勤猶如晤對一堂也尹邑在卽世
兄心胸抱負可以進于古人非同時俗此家學淵
源如是目下吏治固貴講求而事之根本在心時
時要在清心明理辦事有暇不可廢學先儒所論
居官爲治之道玩習弗忘則根本立心清理明聽
斷裁決漸次便有條理幕友不可崙恃然須擇曉

練有品之人所關非細初任百事尤貴從容默察
數月後頭緒分明卽易爲理矣拙陋未知當否惟
裁鑒之

與陳紹洙

相別三年念子如渴連宵見之夢寐度日下必將
到署晨刻接七月十八日所寄札云奉嚴命須住
一兩月方定行期過署當在冬初也尊體向日讀
書應事堅苦太甚脾病全愈否切須加意調攝養
身有爲以慰區區之望毘陵二載之獄已經由此
審擬轉去在人無少爲抵牾之處然未有令我
難處者前月因此住吳門旬餘友人聞外間允服
向之議訕者今轉而頌其寬厚被事之人背地相
感當時默爲救解處亦能略悉身受殆不可誣爲

之一笑我辨是前後心跡原無二也大凡真實處不可掩有諸內者形于外濁浪沸天久之自水落石出要緊處總是當下尺地寸步發踵莫令踰越自坦蕩蕩地耳自信要果自反要切實遍地觀場獸子隨人笑罵何處有萬喙爲人曉喻人不敢尤人言亦何足恤哉

今夏老親思鄉姻戚欲歸以家無半椽舊日典屋數間已屬之人欲少圖竹籬茅舍之地方可甚難于作意雷傳兩君近况札內

何以未一及來京帶字係舊屬陽湖陳令引見後卽回南近事竝望詳札可以交付帶至密加封耳足下南歸來署聚首以月爲期少開胸臆先此爲訂

與彭祖硯

寅秋京口晤言兩日于今三年不奉手教即日堂
上萬福衙齋清裕文郎文孫名俊繼起一堂講授
吾兄清福視勞人艸艸何如尹邑度當不遠到此
恐不似目前佳趣也弟三年兩郡毘陵尤瘁心腹
腎腸都是黃連味透過但少信得過者此間清苦
異常黠僕皆不耐散去畱者蠢侗不曉事幕友皆
自愛無他虞至斗室所下筆者一點一畫不可對
吏民言不敢爲也苦食少不能多延友凡百區畫
文告檄教皆須親下筆家事亦不得一曉人措辦

無處不盡瘁耳今年江左因一米貴官廩空虛四鄰攘奪繼起竟成亂階吾郡處其中岌岌殆哉夏來數月時時視無形聽無聲多方消弭彈壓幸得無事民免于戮目下盡心者惟在清訟弭盜社倉水利數事區畫尚未成片段屬吏亦有感動奉行者至于人心風俗倫紀尤爲難返惟卽事創懲風諭明著法令多方感動需之歲月未知何如在此一日盡吾一日之心耳餘不能盡言也吾鄉民情風俗近日何如二郎住署大半歲歸時無以壯行色甚歉胸懷俊上學問尚須大作工夫細立課程底於大成紙盡無任縣結便羽惠數行永年頓首

荅彭芝庭座主評某君集

某君文多平正敘事密理甚可觀可謂老于文學
但似來處無大源頭蘊釀閱之多篇未見有獨到
之論按之不入古調亦或過于密傷于盡使人一
覽無餘古人之于文也其終身有吟而不言之學
其指意所歸涵茹凝結神明默成有觸而流散見
于文字使讀者神解往往鏗鏘鼓舞不能自己
有神明于文之外者也其用意必深其寄托必遠烟
雲止壑入之而不能窮望之有不可測歐陽永叔
常言吾平生爲文惟尹師魯一覽便得大意然則

當時之覽而不得者多矣其深也遠也烟雲正壑也心知其意者必解之也古之作者正如是矣

與是仲明

人日蒙枉顧時賤病初愈語言尚澁更屬有應俗先生復適有錫山之行卽須舉棹不得攀留甚悵然也先生學成養粹此時山間閉戶得數好氣質賢後生要他辦得樸實基地知廉恥孝弟謹信便是人物種子正好講論何樂如之文行忠信四字終身由之不能盡一部論語涵養出多少好氣象亦惟沉潛醞釀方覺滋味深長也若傳播一講學名色使外間東馳西騫後生輩恐未識所以使心外向于山間靜穆之氣殊有損僕小時山居最愛

讀延平問答一書延平充養深厚竝未嘗立名色
招來生徒亦未著書其語朱子以韜晦尤覺意思
深長前見面語未盡恐先生或疑僕以學爲可不
講故又及之高明以爲何如僕與先生爲道義交
日後倘有新得見教只須用片紙往來不必如世
俗用副啟此雖小節亦聊存簡朴純白之意又稱
謂過謙後勿再如此僕蒙 恩復畱守茲土將來
行縣經貴地勞人草草恐或未能造山中先生道
履優游當遣人通音問期于舟山作良晤甚佳也
先此奉訂竝候近履某拜白

荅吳舉人

承示禮註彙辨二冊讀之盡日夜粗畢怡然理順
既逐加按核可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禮樂崩墜
後儒區區掇拾遺文不見先王之制作聖人之全
經始也惑于緯書繼復拘牽附會訟棼臆決糾葛
相承二千年禮家之論各有得失非勾稽薈萃爬
搔而折衷之則散而無紀鬱而不明先生之用心
可謂勤其爲功于禮不小矣僕舊學日荒讀先生
撰著退之所云踧踖嘆息惟增起敬二旬無便人
未卽奉復茲奉冊附秦君歸上竝道此以謝不宣

某白

奉命茲本

無謂

不

宜

不

難

清

越

之

池

人

何

謂

其

世

之

人

熱

而

世

之

人

不

昨

承

之

人

不

宜

盛

哉

世

之

人

不

多

謝

世

之

人

不

不

宜

不

宜

不

宜

不

宜

不

宜

不

宜

答彭芝庭座主

尊集逐一已細校愚陋妄有陳說增損處一一粘
簽卷中不當卽揭去并乞直賜教益爲幸寓舍瑣
尾筆墨不莊知獲宥諒也古文之作本古六藝之
遺西京以來千數百歲作者異流同源義法具在
取裁既定截斷衆流不可使雜家潰入自壞其體
製吳中前明之文如唐應德歸熙甫實爲一代巨
擘應德出于王道思明文至道思始稍稍復見北
宋人氣息應德高才早達志存匡濟其撰述甚多
晚年論學文字時闌入語錄不復修飭熙甫於司

馬子長別有神解其文潔雅氣韻最澹遠非細讀之不能見惜久處窮約不遇大制作無以發其文近世汪茗文世多譏其平順然能不雜雖自南宋出尚無其蔓冗故文皆可觀錢受之負東南重望五十年晚年論古傾心熙甫識見甚高其有學集氣殊穢雜貴鄉先正之文如此去古日遠緒言益墜學者率患茫無所尋逐今泝流探源謂當自慶曆元豐諸子始去元和西京不遠南渡以後姑舍是早閱之使人輕心弛慢文字根氣不立此就文言文耳要之古文于世何所用也某久困吏事舊學荒頽意思零落加以顛覆心氣淤傷今幸親述作輒布觀縷祈賜指歸

與陳紹洙

六月十一日唐舍壻至接來諭竝寄到之項適有
使人還江西卽行草復數行卒卒未能詳七月初
卽赴吳門以承讞復改蘇守吳令所列瑣屑之款
率屬烏有輿論皆知豈無公論在心月內縣經再
訊爬羅剔抉家人等前後曾得受過各款銀雜物
共計銀二十六兩餘再搜求無有買米未經發價
及收夫價銀等款據各縣官吏供明全無影響宋
姓私自在縣買過白糧糶米有縣收價之人質明
于府無與吾可無言但東溼之勢方張下上一氣

豈肯以無事了局自甘虛罔置之區區不足較也
平生從未經過訟事紛詭百出了身在此賓友盡
散家人兩三蒼頭都不任事無人可應付沙泥之
地氓蠅蟲蟻皆環聚而伺嚙之若是熟也須從這
裏過否一唉一唉張儀封撫吳受重累亦在復任
向未閱其年譜未悉也僕去年圖去木強之病以
董怡會之案未明羣黨肆訕不可以苟去今年二
月應拚與決裂不俟終日乃爲其羈絆坐此大累
非吾賢友緩急我在枯魚之肆矣此間欠負略已
清日可度日舊屬亦有致薪米來此者皆峻却之

歲內倘得了結歸里一意奉親結茅飲水與吾友
偕諸子遊追尋舊業或者天之賜我也吾守郡三
年不可謂不盡瘁內省可無大疚一身弗論而上
貽憂老親累及吾友是何爲哉是何爲哉三月竟
不獲家信曉夜懸切吾友邇來利用安身定何規
模僕看來足下有第一等志力處第一等境地充
其志可以力善無窮幸謹持之裁取古人而法之
可也吾去鄉十五年鄉之儕輩後進其可進於古
者有新知否足下能取友如祝君實不易得以此
求之必更有遇者數月不知寓章門抑家居于兒

南唐書卷五
榮詔時晤語否千里寸函書不盡言何時見面得
開懷緒堂上闔潭萬福乍涼起居保愛于兄榮詔
另有札致之矣不須示人生某拜白

與陳紹洙

八月來翠庭先生過此生時避人預約弗見面卽
寄一札附于兄函內轉致賢友以渠取道不由南
昌也九月中接到來諭轉輾不憚者累曰人生各
有難處惟在勉強做學問轉得過來便是學問之
力隨時隨地以順爲導相機密移眼前世事到處
須爲意外之防所關不小也所深望吾友卓然爲
有立事不負目前精神境地生今年所遇生平未
有但是數月間讀書稍覺愜適亦時著文字數年
來未有此但寓下書籍少無朋友論說京口一出

錯悞至此不知將來天與我少成就否人生總是
差過了也小兒因家內叢錯不能卽來只舍偕在
此所事候了結歲內尚恐不能歸不勝懸切老親
歸舟過省極蒙關愛感謝感謝便鴻望好音人行
促草草

答彭芝庭座主

立春詩改餞韻意新語工小槁已遵命易換但無
好思前槁略加點竄竝水仙絕句另錄呈改咏古
二首乃近日讀秦紀偶得者亦乞下筆嚴賜繩削
禱切羈懷難遣沉沉欲病欲作詠古雜詩等題少
自解散而心氣冲冲不耐思不能成章新春佳製
幸示讀雖於此道未有解處或可少爲引興也熙
甫先生于史記得之甚深評林本內似採有其評
論今讀本何以竝無一語但其藍筆圈處子長精
神每躍躍出封禪平準等書劉項紀着筆處精神

能與太史公貫注如畫者之點睛針灸家之中穴
其未加評語度引而不發或是全書工夫多非歲
月更番未易卒業遂姑置之也望溪于史記可謂
深知篤好向嘗粗與論及其集內讀史等篇得子
長微指其讀本未嘗見示總之子長之文到今二
千餘年文章巨公取裁擬議要如崇山大海探之
不盡各自得之耳天漢間生一子長後再不能更
得一司馬蓋才之難也封禪劉項紀等篇乃其全
副精神結撰真手中有手眼中有眼昔人所謂赤
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子長諸篇乃盡此十

四字力量子長而後未能作也八子中得其雄與
其義法者韓退之得其逸與其神髓者歐陽永叔
熙甫學永叔于子長尤爲一脉也遂初集殊淹雅
其學本亭林而沉厚不逮其師文大近時非茗文
之倫粗閱之如是率爾妄陳不覺盡紙惟乞教裁

與是仲明

示及賢徒日記已盡閱與先生道誼交數年雅意未可虛負附數簽卷內愚見有不能得已者當不罪謝上蔡去一矜字程子嘆爲切問近思之學此真千古學脉此矜病恐亦未能一克便千了百當是旋去旋生此病不除盡讀書談說義理都是栽培滋長此根爲害不淺鄙人云此如曾被虎傷人說虎也勝友難遇惟澄心取鑑古人嚴自程比病處亦毫髮畢現功力進步愈難甘苦自知耳頻年與先生往還札內每有未審鄙意便爲已說以冠

之性懶于多言每未暇及此也然非先生虛心篤學鄙人何由卒言及乎元錄四卷繳外呻吟錄二冊竝奉納粗葛一端薄物聊申縞紵之義入夏身間氣孱多病奉命撰賢尊傳拙陋于文字無能爲役去年作記蓋不欲負諾時有請于左右者久之半歲不蒙寄示因將記文草就納上隨奉示到事述文成不可增入賤體遇暑卽多恙恐未能應命希諒之黃山盛遊歸時過吳仙舟旣難遲待造次晤語心之精微非乍卒所能叩便箋略書覓便寄楊孝廉處可必到祈一一驗入道履隨時珍玉不盡

答彭芝庭座主

偶憶王禹偁和永叔詩十五年前出門下念之冲然不肖出公門年歲已及此昔年京官役役職守未能時從容執業造請茲當罪累得盡讀大著作豈非生平最幸示到文字巨冊連日粗讀一過清腴溫潤言義皆有爲而作諸體中碑板敘事之文筆力暢健覺尤勝奉教欲安竭愚慮細爲編摩正未敢率爾幸少寬以時日昔人文術之精大要在得揀汰嚴集中不使有冗篇篇中不使有冗段段中不使有冗字句愈簡愈貴然鴻編巨冊不害其

爲簡寥寥數卷不免于冗者永叔一生尤于此盡
心目下心緒荒頽身處泥沙蟲蟻皆欲環而嚙之
無處不逼迫詰屈兀坐仰屋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耳昨移寓小屋數間比前略省費不免市囂先儼
蹴一靜僻僧舍竝可寄食者較爲省事然不能得
也入寓後聞已蒙使命顧問便紙代躬造謝

答祝舉人

去夏毘陵接來示云云足下假館 闕里近聖人
之居憑依先聖賢精爽真性感發流行如此孔子
言發憤孟子曰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憤與興總
是自性自命識得切實透底心腹腎腸都是陽剛
感發自具精神真志氣非真大豪傑不能有此感
發也顧末世多故其紛沓投我試我困我敗我險
坎危疑歎忽變化壓若崇山潰猶決河非具大力
久之畢竟喘汗絕趺惶惑墮墜僕少時獨學荒山
當時差有感發作興說向刻文類中足下見之否

今二十餘年磧然猶頑石信足下所云羞惡戰栗無所自容足下奉考夫之學甚篤力行古人之道今勵精如此其舍我乎僕今于顛沛患難已習之無所容心去官被不潔名吾誠甚愛官與爲名乎實有以取之乎則畏之非然何損焉老親去夏還家幸粗安來吳大半歲惟書史自娛平生未有暇居未遑著一書意思多散見雜文中今彙次三寸許避人久無寓書處恐足下欲知其趨也不宜

答是仲明

示及諸賢徒日記皆志學懇切極不易得鄙人心乎愛矣雜意不可以無答亦未暇一一細論大較氣象少覺迫促無寬舒之味亦太沾沾學只是平地遵古人成法循循做去無甚奇特高異于人不

可存人不爲而我爲之見暗地便長矜疾救失卽以長善賢師從容以此意裁之今不必驟語恐傷其邁往之氣也至生徒聚講最易染者壇坫習氣弟子推奉其師何所不至仲尼不死顏回復生昔人以此貽戒史冊今山村間亦滋人口實甚爲德

業之累不願尤而效之也賢師自有以裁之
尹少宰曾將大著孝經圖頌緘封寄示其來書云
是君欲爲刊布此書刊之不難但覺書未可耳開
閱冊內有硃筆單點數處僕回書以作者自有所
得但古人著書明道原與年俱進應斟酌處更商
之是君無不可元書緘封寄還後來屢晤賢師未
一及此書僕亦未論及此但頗不慊尊意何乃汲
汲屬當道刊布今閱錄內憶及此語不欲默而不
宣也以頌可匹西銘圖勝太極圖此語出之他人
尊奉宜怵然謝之果其然與俟後人如此說可也

侯芭以太玄勝周易芭語云云雄不自謂爾也再
著書自有體裁頌惟詩有之其體乃告成功美盛
德今發明經義何以頌爲二千年來先儒于經未
有以頌爲體者此大著于體裁有合商量者卽以
爲頌其中義多不倫頌諫諍章可格豚魚豈吾之
親不如此乎云云殊害義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居
已于聖賢等親于豚魚可乎今當已改正率論勿
罪

先辨志方能立志辨處是生死路頭若說既有了
志又須辨志是立在先辨在後未能辨明所有者

何志乎工夫倒了便差了從小學近思錄入始學門庭基地端的不差但求志功程尚遠大在尤要確守中庸閭然一路精神命脉全體內用不可絲毫務外近名學問不知不覺走入的然一路此尤辨處立處時時關鍵

從小學近思錄入卽當盡心求之四子羣經此吾學康莊不是只守着小學近思錄便爲求志至後儒著述之書明代尤雜多屬語錄體擇其一二尤粹者讀之不可一向紛逐于此逐流迷源其言大同小異便于勦襲入耳出口便成著述其去道也

遠矣

大程子謂謝上蔡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此語學者要體會得爲學要得開拓有才力下梢方有結果不是墨守故紙模倣言語入耳出口便認在是吾道高明美大爲何如大着胸襟高處立濶處行見得大庶幾展拓得開初學便要得如此但不可虛張能如此小相矜情也易消了

陸王規模如何反說小特于精微有未盡耳無篤實之資爲其學者便成病
從小學近思錄入識得門庭下落四子書乃童而

習之者正好潛心講貫體認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聖學堂奧精微盡在是小學近思錄亦處處相發明由此以入羣經之門庭子史之支流吾學規模已成次第再歷觀後儒了然心目今不必多辨

朱子謂安卿村裏坐不覺壞了人此語有志爲學者當省然而道衰學廢海內縱不乏善人君子安得而盡見之猶吾大夫崔子也蓋多矣惟切着心胸窮經觀古人反而求諸己善自開大然而古人往矣古人言在而意多不傳古人書存而人不可得而見此間途徑機括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殆難矣此何等大事非可淺衷求之沾滯略涉便謂在是猶夫村裏坐也懷不能已與賢師徒商之

與陳紹洙

春間因久不得家信遣人歸里奉一函左右後接于兄榮詔來音知賢友已往會城唐舍壻樸質志學向承獎教其佩服甚篤住此一年矣今歸鄉試此間情況概能言之叠接家信老親幸粗安翠庭前過此亦云往來過舍見老父母起居安善旅懷藉是少定顧此何時遊子尚羈累數千里外乎聞外間奔命如馳不暇及他大較秋以爲期得脫身而去爲幸耳孑身樵戶視子瞻海外孤悶又甚焉春夏來沉沉時欲病日就頽廢有少文字舍壻篋

南唐書 卷五
中抄帶數首暇時全于兄爲我批訂勿以語人紹
洙年來進境何如得從容觀書否吾道庭戶寂寥
至此惟望有志事竟成耳

聞祝人齋以三事欲變闕里之習久之主
人不從竟辭館挈家而去可謂志士前有一札與
之喜吾友取人之效今交遊中更遇有此等人否
畱心弗錯過小兒前信及尊札修志一事于兄榮

詔畱來亦言此恐非鄙人所能任略具今于兄札
內竝及文統梗概幸便取覽之小兒薄質連年人
事奔馳廢學今來省試賢友道誼肺腑希切實指
誨

學者求道治經爲本以程朱諸子書爲階梯門徑
伯淳泛濫諸家出入老佛反求之六經而後得之
洙泗非詩書執禮無以爲教學近代以來號爲學
者終身結窠只是宋元以來語錄異全紛爭皆在
于是其繁浩如煙海尋條失枝逐流迷源大較置
經于不甚治前明以來已成結習願吾黨于數百

南五類稿 卷五
年儒者講學大段規模著精神一細看反本治經
吾黨之急務也

穆伯長蒐校韓柳二集走四方竭二十年之力而
後成二子之文藉以傳之至今凡事爲之必精端
然後其力聚而有成文統之刻志泰而功難于兄
來札云散佚抄存之書收錄不少卽以此爲次第
且漸圖聚斂然後精擇此事先未有規模如何先
起手做得于兄札內所論甚明此事竝急不得其
書有本鄉不存者或流傳于他地四方知交俱將
此意托去亦或有得此事姑存置一邊無忘斯意

可也賢貯書後來又有增添否書大較度亦略備
採刺斟酌古今有數大條目極關係莫若能自著
一書可有裨後來鬱鬱懷此甚久尚俟面論便紙
隨意記此代晤語

與涂榮詔

子靜多在人情物理事勢上做工夫賢途來區處
家庭一切事得中情中理亭亭當當便是真實學
問不在端一讀書也至讀書工夫要在治經明道
不可但逐流于宋元以來諸儒語錄中泛濫無歸
以程朱諸子語爲門庭途徑可矣近代學者結窠
只是宋元以來語錄異同紛爭皆在于是前明以
來已成結習賢志識甚卓極不易得但覺精神不
甚周匝振銳當益加培養高處立濶處行儘好展
拓向來文字識議筆力甚有發揮宜取裁前人加

整頓讀書閱世非文字不能抒其所蘊也先作札
寄于兄秋試後度賢未必來省未另札屬于兄將
來札奉覽便紙再錄數行寄意

與朱生

去夏都門西郊分手中秋回京復命入對出
即有旨除郡平涼僕離親十載歸省不遂豈復
能守此六七千里邊徼之郡而乘輿東巡已出
迫切無地乃具摺陳情附奏行在得改除京
口就便迎養來此已一歲也聖恩優賚老父母
手舊冬迎奉到郡而地繁事劇迄無寧息韋公云
世事波上船沿流安得住蓋行止非人所能為也
分手歲餘能無遠念接書具悉南歸後志概迄然
以古人自期許喜慰之至制舉不能累人應試于

學無損也足下有園林之勝弟昆競爽讀書之樂世不多有惟卒成大業無負初心尊先君墓銘當時僕未遂作所屬行狀家傳等去歲南北再馳播遷靡定一切書藉無人料理到京口後檢尋文字遺失甚多行狀家傳等遍覓不得足下可再錄一本寄舍下轉寄可必到即便當爲屬筆屬冗草草

與謝生

國門西郊分手後足下同梅崖俱南歸庭幃侍奉昔人云熙熙色養人聞至榮何樂如之夏間接來函具稔一切足下醇意篤志有古人之思僕所心企度謁選當不遠可以寄百里之命此語不易當古人所以重三有也足下篤實必不肯爲世俗之所爲及時閑暇吏治得失當悉心講求其要在虛心理明遇事自見卻窾事豫則立切宜留意鄙况畧具梅崖函中不贅

器是林藪箇中不贊

此言涉世學曰只俗幾事新眼立世且能意彌成
謂之涉世問如東帝將夫當悉心觀事其要五盡
古人所以止三台此且下驚實必不肯為世出之
今之世不致而以高自里之命或謂不修當
謂之涉世問如東帝將夫當悉心觀事其要五盡
古人所以止三台此且下驚實必不肯為世出之
今之世不致而以高自里之命或謂不修當

南庄類稿卷六

廣昌黃永年靜山著

周易輯說存正序

孔子序詩書禮樂無為傳者獨易之為傳十篇孔
氏之于易詳說之如此也學者之于治易亦盡心
孔氏之傳焉耳已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
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
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遂古以來生民之
故多矣聖人莫不憂之而憂患何獨歸之文王周
公聖人為耒耜舟楫宮室垂衣裳取諸卦而已而

易何以興于周蓋文王孔子之憂患可知矣孔子當東周之世六十四卦屯坎否剝睽蹇旅困之情狀無弗歷三百八十四爻賾雜貳隱衰世之意無弗遇蓋聖人之於憂患備矣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運數之流天地不能與聖人同憂而聖人不能不與民同患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也深故備其道于易也詳漢費氏治易無章句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今乾卦之傳附經始費氏鄭王繼之古易大亂後之學者不見古經說家龐然宋周程朱諸子興而四聖之大義

始明古經始復乃如世所傳先天之學九師以來千有數百餘歲無知之者邵氏出而後乃顯于世其源出于陳氏或疑非包犧氏之作顧其爲易之精蘊不可得而誣也彼二子者居安樂玩皆取諸乾初九蠱上九後世望之若鸞鳳之在千仞生民之憂患莫得而干焉彼誠明于憂患與故耶是其先天之旨蓋遠矣乎其時又如篋叟醬翁之徒語易爲二程子所未逮顧姓名不可得而傳其人亦莫得繼見後世精易每遇之隱君子其冥鴻之心退藏于遯世無悶不成乎名之中固宜其得之有

獨異耶後之學者沉錮于利害得喪無精微潔淨之心傳襲前儒之說以爲易如是云也其于易果有聞否耶武進楊君符蒼示余所撰周易輯說存正請序其書一遵朱子古經定本釋資諸家依經訓義吐內衆流委滙一川大較主程朱傳義亦間有折衷象占正變畫然分明漢魏以來陰陽術數玄虛之說皆擯焉君又嘗撰周易圖說爲書甚詳備與是書爲經緯其于易亦可謂彬彬矣乎予嘉君久舉于鄉而不務仕進老而好學不倦也士之異于俗者必有聞于道者也遂粗舉大傳之義爲

書之如此君之同邑有是君者窮居講學盡心于易久矣君言方屬訂是書其以吾言質之江右黃永年序

京口浚河紀略序

明史運河志謂京口閘底與虎丘浮圖頂平蓋江南運河上流之極水西入江東下常蘇若建甌易洩以淺潮灌渠盈其涸也泥淤以甚高易洩之水處日淤之勢而歲轉南漕四千巨舫當海內漕數之半晝期抵淮毋許後時前代猶有孟賁德勝新河諸河以分其運而後乃一出于京口是河所係之重且大何如哉國家設水利官歲歲濬治越六年一大濬以爲例費帑金無算乾隆十年冬永年出守京口至則值漕舫回空南下河流阻淺水

利倅奔走旁午蓋去大浚踰年耳其歲倅弗戒于職又縣東五十里坍山廢壤大陷塞河幾悞漕永年從監司黃公宿河干多方調度僅而獲免事已永年乃請于制府以入 告得發帑大興徒卒移壤治渠又舊運河口廢壞新口當江濤湍急漕弗利涉亦併修治率復其舊而今年春三月望兩浙四府之漕悉浮江北去無少阻者京口之人云近歲未有也時余已遷守毘陵以去蓋是河所係之重且大如此其治之綦難如此永年嘗竊以謂今之治河凡以爲漕也漕常不以病河而河足以利

漕則河漕均利今治徒陽運河要當計全河形勢不當但視京口一處明正德中從督漕都御史臧鳳言濬常鎮上下裏河漕舟無阻者五十餘載顧其方略史弗傳今視京口形勢謂挑河遂能使深通利漕者蓋未盡然也然視挑浚爲故事而任之非人滅裂苟簡從事其爲河病不益甚哉是書公前二年當大浚之期制府屬公督治河自京口至呂城百四十里工鉅役殷公部署精嚴五旬而舉旣竣次第其事紀諸冊犁爲四卷巨細叢書示永年使序後之人率是而行之亦永有利哉乾隆十

二年中秋前二日知常州府江右黃永年謹序

蘭陔圖序

小雅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皆作于文武之世周先王治天下之道備於此而南陔白華孝子之詩居其二南陔序言孝養也古未有離親數千里仕王朝者若周公之舉衛康叔爲周司寇冉季載爲周司空宣幽之世秦仲鄭桓爲周司徒大夫皆以列侯懿親仕王朝是南陔之孝子蓋卽畿內之士爲天子吏者當國家隆平休暇之時出則服休服采宣勞王家入則致愛致敬竭力子舍士之遭逢其世者君親之際何其幸與其出而有使命

往來恒不逾歲時則又爲詩以敘其不遑將父不
遑將母之情使其以養親之情來告推之至于杖
杜之還役亦念其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而不遺于
戍卒之微賤蓋上之于下惟欲其能養如是惟恐
其養親之心有不得遂如是况于孝子也哉次其
詩于天保采薇以見周先王之治其本在此也其
時和樂忠愛之氣流通薰洽蟠固于君臣兄弟賓
友故舊之間國家禮樂征伐百度時敘嘉魚黍稷
萬物盛多王道大備福祿無窮而皆本於士大夫
家庭父子之能盡其性而上能體之遂之也然則

當其時有如後世之離親數千里仕京朝不得以
養者視南陔其體之遂之宜何如而後世士大夫
之離親數千里或萬里仕京朝不得以養者勢有
不能不然而國家孝治之意許其以私自陳是亦
小雅之遺意也吳門少司寇彭公先是乾隆十年
冬以外艱歸里卽吉後念太夫人衰年起居不忍
遠離卽家拜疏陳情天子許焉公官京師十餘年
以文學醇德膺眷 兩朝奉使持文衡半海內嘗
特詔乘傳歸省覲矣後視學兩浙過里門迎養今
幸得所請也乃卽所居之後爲堂藝芳疊石以爲

南唐書卷六
太夫人娛取東氏南陔補亡採蘭之辭名以蘭陔
又繪爲圖而命永年使序永年于是推繹小雅之
時義以謂 上之俞公所請公之篤養而得爲天
保采薇之孝子于此時也豈可謂古今人不相及
惜夫南陔之篇逸于秦火之餘東氏補之徒言晨
羞夕餐于義末矣六月之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
矣其時南陔之辭未亡而其事則缺今質有其事
卽謂南陔之篇至今存可也獨余乃今離其父母
而爲羈于此序公是圖所爲憮然而不自克也

明水山房集序

代

義理之學與忠節之氣二者或病于不能兩立漢
董仲舒匡衡言天道性命粹矣而朱子猶病其乏
風節下至張禹孔光杜欽谷永之徒史謂其服儒
衣冠傳先王語其縕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
諛之譏所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而廷爭面折以
激人主之怒甘刀鋸鼎鑊如飴又或出于意氣之
私此義理與忠節所爲難於兼至也然吾謂張孔
所謂義理者要亦自文其說耳若如孟子之集義
孔子所稱仁者之勇其剛大正直有浩然不可掩

者烏能骹骹齷齷爾然與一世同乎哉故有忠節
或未盡合于義理者矣未有得于義理之學而不
克盡乎忠節者也前明臨汝陳先生惟濬自少玩
心周程之書篤志聖學甫弱冠起家甲科泊然不
以榮利爲念從餘姚王公講學于虔當武宗南巡
先生官博士與同鄉舒脩撰芬夏員外良勝萬主
事潮抗疏諫沮杖闕下削籍爲民由是直聲振朝
野時年二十有五及世宗卽位復原官遷儀部以
議禮不合尋爲儉人所構下錦衣獄瀕死謂家人
曰吾死國事無憾爾等南還善事吾親而已謫戍

鎮海衛遇赦歸自是絕意仕進一以倡明正學爲
務倘佯明水山中者三十有餘年與戚南元王龍
溪唐荆川錢緒山輩推究指歸荆川嘗謂先生理
學忠節爲一代碩儒蓋先生之學自得于道也粹
矣其批鱗敢諫死生不移特其一節也所遺集凡
若干卷多論道之言其旨冲淡淵懿無怪奇美麗
非常可喜之說遵巖先生嘗序其文以謂吟咏性
情敷揚理事莫不有古作者之法而未嘗規規模
倣先生非托文以自見也先生之文其可以人傳
矣江右自昔多君子在先生同時若歐陽南野聶

雙江鄒東廓魏水洲數公者皆以魁儒鉅卿彪炳
今古遵巖謂南野雙江東廓皆得位行道先生與
水洲竝遭禁錮然學者推慕二公不後於三公由
其學術之同而不得以名位與也余恭奉 簡命
來撫是邦仰溯流風不勝山高水長之思方欲萃
豫章前儒所論著勒成一書爲江右文獻以垂不
朽讀先生之集宜乎其不能已于言也先生諱九
川惟濬其字方登第觀政禮部思漆雕開未信之
旨卽請假南歸築室學于明水山中自號明水山
人後還自鎮海老焉世故稱明水先生云

雷貫一文集序

農之稽陶匠梓輿百工之藝事婦之織其利用衣
食于天下無古今異也士之學乃獨古異獨或不
足以善身廣不足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何耶士民
之秀良者也學前世聖人所遞而傳焉者也乃獨
古異百工農女之不若豈孔子所謂苗不秀秀不
實無亦其苗之已非耶稽非其苗則農病士學亦
然先王載籍之文之在世者其跡其本原乃出於
人心本之則亡先王書詩六藝之靈不足以納牖
而輸灌是其蔓滋而植者孰與之而孰用之耶嗚

呼使天下之士人人自得其心以礪磨煥發于先
王之道其秀而實也有冀矣其必世而有者耶前
古道德之士進則汲汲焉舉以易一世之人才退
則託於語言使天下後世之民有所覺此志焉爾
已此道焉爾已諭德雷君貫一好古而樂善與余
交欲相扳而進者庶幾乎古先民之學闇然而存
之欲其明也皦然而施之欲其信也優游以俟之
冀其熟也貫一之於學云爾其志益皇皇然日進
而未已善人君子之難遇於世也其將引而被之
天下之人與書之於策非君今日所爲汲汲也貫
云

一屬余序其書論序記雜文如干卷序其志如此

劉蘭谷文集序

禮樂治教之謂文書之冊而品章條貫其辭之精也自孔氏不能以其禮樂治教者施諸時而備其道於辭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孔氏之歿既久漢以來儒賢繼興代不數人而皆及其世之盛能以其意求孔氏於千百載之上其辭與道之歸然蔚然者二千餘歲其人可指也竊嘗以謂斯文之流於天地之間其明晦興耗絕續係於人然亦有非其人所得自致者其世有漸磨不已之治教書詩仁義之澤郁然而流駿民碩士生於其間網緼闔闢

內以載其精神心術之微而外施于民物政事典冊號令銘功述德流耀河嶽蓋唐元和宋慶歷之文韓愈柳宗元歐陽脩曾鞏王安石蘇軾不得而有也天地之元氣治運之精華萃焉及其弊也士大夫魄偷氣散率其不學無稽囂然於上下之間而剗削盡矣嗚呼豈非然哉余與侍御劉君蘭谷友八年始同官秋官郎讀君所著古文私嘆今何自而得孫可之王介甫之苗裔乎已而君遷吏部擢御史以去乃益親余而吾二人者有作無巨細必相質盡規益蘭谷爲人介重精密無非義之干

其學鈎探於六經周人之書其情日以深氣日以下其文與詩語必已出幽異渾脫汨汨以來蘭谷將自有其文於下上千百年之間矣乎抑爲元和乎爲慶歷乎歐陽子謂宋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國家太平今百年以君與吾之世其可矣庶幾及吾身見吾世而有如元和慶歷者之人矣乎吾與君其日以望之矣明也晦也興也耗也絕也續也其命懸於天要之皆待其人蘭谷之學益進而未止其得志又不獨發之於文章而余所爲書者蓋詩書仁義之澤不可不流於天下而斯文之在人

心不可以一日而亡也嗚呼獨能無思矣乎

陳元若奏稿序

乾隆初 天子慨然遠覽前世直言忠讜之臣嘗
臨軒屢嘆選用翰林六卿之屬記名凡七八十人
以次入御史臺于時臺中各蠶動言事有奮死不
顧利害以糾劾爲奸利有力之大臣 天子赫然
震怒下其事誅不法者風采振動矣獨嘗與一二
當國老成私竊論以謂主聖臣直 上一舉能使
御史臺風動如此御史人未必盡賢言未必盡公
與是要其敢言之氣不可不愛護而長養之也風
動之愛護長養之終用之直臣其有與乎當此時

陳君元若自翰林檢討擢入臺暨今六年其書凡國是及四方水旱督撫大吏賢否民生疾苦往往能爲上昌言無隱元若凝然端直常慕古司馬文正陳瑩中鄒志完之爲人其氣可尚也九年秋出爲湖北副使御史臺外轉今爲美遷臨行彙其奏稿及輪進經史義各一冊曰爲我序而存之蓋元若居御史臺所言在是矣

日省錄後序

右涇陽王公復庵所著日省錄三卷爲江右總藩時一卷尚未終帙永年丁未秋以辭薦辟來國門公出此書授讀南昌教授史君虞時同卒業嘆爲讀書居業二錄後所僅有卽請於公付開雕用嘉惠後學逾歲公擢左副都御史還朝史君捐俸金鐫成而附書永年道公意命爲後序蓋史君之意美矣顧永年曾何足以闕公之高深方服膺景行不暇庸敢贅一辭謬爲贊說摹畫然以志私淑之誼發憤之情不能自已永年惟宋大儒繼興所

以揭斯道之庭戶而明其指歸與前聖真如出一
人之心學者由是以達於道德猶康莊之衢耳今
其說浸漑遍滿萬方而學者之於道益泛泛莫識
所從豈非目濡耳染徒襲於其說其所爲切於已
者未之深思與抑風微人往士無剛明特達之志
欲自振於絕學而終不能也蓋昔曾氏以弘毅之
才親受學於聖人其道已成而其自言亦曰日三
省吾身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是其
爲勤且畏有如此夫惟天性命於形氣之中其體
渾然誠莫可岐爲二而正有甚累於其爲一者蓋

岐爲二雖終日言天性在我其晰理至精常病於
有間而無所自得累於爲一則自吾神發知誘以
逮於物應交錯自少至於壯老莫非形質之爲牴
者善惡得而不喪性惡得而不鑿哉此君子之學
盡其性者所以必致其精明如辨淄澠別水乳謹
幾慎微俛然日有孜孜而自強不息也公之學以
復性爲本變化氣質爲要而以理氣心性不可過
爲分爲尤得四子之意一書之中蓋三致意其功
居敬窮理而踐行以實要之以日省官庶常十有
三年泊然無求聞之意其志道之篤刻厲之誠溢

於筆墨語言之外非夫實有得於曾氏之爲學者
與其剖哲陸王氏之失明白洞見而不抑其美其
議論融透通脫言之皆其心得起而可見諸施行
破後儒拘牽積習之見蓋昔之君子於聖人之道
得於心則非徒守其說而已其開闢闔達奇肆之
才實能窮其奧發其覆擴其藩籬創其所未始有
思孟之書周程朱諸子之論可以識矣修於其身
見於其言發於其事未有不然者也永年氣昏質
駑少而稍知志學年及壯而未少有得讀公此錄
真有戚戚于心者庶幾藉是爲朝夕之提命以無
負大君子之教蓋逡巡踰歲而後書此私質於史
君附名卷尾他日幸執經侍公側願更有以請也
盱源受業黃永年敬書

王侍御詩集序

士之相遇於世其形貌肥瘠音聲言笑於人無以遠也獨其超然塵垢之外其中有以自樂爲人之所不見固無以喻諸人人也自得焉已爾毅齋王君與余交六七年同官刑曹甚久常薰蒸相洽莫逆於心不知其然也毅齋爲人靜穆修潔遇人渾渾不見涯涘其鄉貢座主爲今學士穆堂李公公門下文章名譽士位公卿不勝數獨心許毅齋嘗稱毅齋純德君子生平行如其所言其詩甚類王維孟浩然也其仕自教諭其鄉遷國子學正今爲

侍御史居京師二十年未嘗一日心繫其官敬其職守而已故雖處劇冗叢錯其意充然常若自得人莫闕其際也在刑曹時廨舍與余相鄰竝旁故有漢壽亭侯廟每職事竣輒相與入廟中坐槐蔭樹下啜茗相議論移時懽然不倦以爲常毅齋遷侍御去而余漠然無所向矣毅齋嘗爲詩四章貽余又輯其生平所爲詩三卷曰爲我敘而存之復作書曰人生知己甚難古人往往遙俟之數十年之後後之人復引知己於千古以上是豈得已哉知己難得聚尤難吾與君幸無忽此聚也余誦之爲憮然毅齋之詩如其人多自道其所得李公稱之世之深於詩者類能知之余特序毅齋生平之與余如此至其中之超然難可言喻者余亦莫得言也毅齋吾江右臨川人今籍雲南之昆明縣乾隆七年冬十月廣昌友小弟黃永年序

劉子平冬十八日與昌文小飲黃禾平飲

昔山登... 入今... 南之... 具... 練...

與余... 昔... 余亦莫... 折...

之... 公... 余... 遊... 主... 平... 之...

為... 淵... 然... 之... 詩... 賦... 人... 多... 日... 前... 其... 世... 昔... 年... 公... 願...

芝庭先生詩稿序

座主芝庭彭先生刻其所為古今體詩六卷以授

永年曰為我讀而序之先生奉使持文衡半天

下所至江山之奇勝無弗覽入則儼直禁廷荷

橐簪筆以黼藻太平為職館閣賡唱之篇雍容爾

雅山川懷古登覽即事杼懷之作比興悠遠情深

而文明不為鈎章棘句而渾灑自然先生之詩世

固多知之者是集始末第時追視學兩浙凡七百

五篇先生試禮部廷對俱第一時年甫二十餘

其心淡然如弗有今上嚮用翰林自庶常吉士

至爲九卿率不越五六年先生侍承明久始漸躋卿寮其貌粥然若弗勝貳于司寇理煩處劇泊乎有百官萬務疏水曲肱之思論人才學術憂深慮遠皇皇然望古如不及也今詩中往往見之昔羅文恭嘗言及第時見吳中魏莊渠莊渠曰達夫有志不以一第爲榮默坐終日絕口不及利達事私心悚然終身不敢汲汲名位以負知己自聖賢義理之學亡留於人心薦紳士大夫滔滔而未知所止先生德器渾成不煩人力冲澹若無不輕吐露其枋用也蓋 兩朝聖明特達之知遇于一世涼

涼然也世之以詩文稱先生者於先生之人豈亦有能知之者哉歸熙甫言李元禮郭有道生此世必無人知貴之者有如恭簡文恭非出於其世母亦混混一世相接已乎先生今以待太夫人陳情里居余來吳得盡讀先生大父侍講公遺書嘆先哲流風近世于公庶見之公以及第第一人年甫強仕退居林下垂三十年其南畝詩槁古音雅節感發性情于文恭若曠代相感于是見先生之家義理之淵源其濡染如此也

立堂詩稿序

黃立堂先生以才名著湖西有詩若干卷五年夏得邑中州未期邑邑謝去爲上高學官瑞爲府屬縣三而上高最僻士相見率然罕衣冠露頂學宮孔子廟臨荒城上城居人草屋相望如田家蓬蒿蕪然真逃虛空者之所與遊也已酉八月余自南昌買棹訪之相見甫坐定卽携手上小閣閣臨江開窗三面足眺望曰吾雲山斗酒待子何如卽出所爲近詩讀之而多參歆不得志之音矣立堂不嗜飲余飲所蓄酒輒盡每宵靜月明相對坐芭蕉

樹下或徙倚凭閣輕舸數十逐魚網澄潭獲巨魚
獻之笑謂此樂赤壁不過也余爲留十日酒闌燈
炮或論古今詩或論史輒至夜半因遂盡讀立堂
前後所爲詩立堂爲人意豁如也交天下士落落
少可其意其才常思一見於世而但如是可嗟已
詩多近體感懷遊賞之作興致頽然天放初時如
出水芙蓉繼若清秋矯翮句格工適健中州以後
多可採之風矣昔吾友涂海門嘗讀而題其卷曰
邇來詩調競唐風優孟衣冠處處同辦香別有師
承在不是坡仙卽放翁海門論之如此惜乎其與
立堂遂不及一相見也永年三十無成謬思學爲
用世希慕古之殊功恐不可得常撫卷笑曰命其
何如於世其無能爲將遂從君更求荒墟寂寞著
文相樂乎上高范明府風雅君子也其以永年言
何如

魏右石詩序

右石余卅角友也余年十六七時好山居獨學右石間來訪留信宿山月蒼然照軒几啜茗賦詩相樂已而同試學使者補縣學生後數年右石選入太學遊京師去而余以文章爲時牽迫藉是覓衣食率客遊迨通籍官京師與右石不相見者十四三年乾隆五年夏右石復來京住余邸匝月索其別後所爲詩若文讀之然余是時劇冗於職事日晏退直甚憊遂不復得與右石爲詩如往年山間時矣右石屬余序其詩余未暇以爲閱二年右石

屬其族子上舍來京者促迫欲遂得之也右石爲人耿介食貧而授徒不苟於世故詩能全其天真其力方進而未止白樂天與微之書云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元白之論如此三百篇逮屈原宋玉漢魏而下杜甫李白韓愈是皆有其所以爲作者世之駢枝儷葉剽塗澤自以誇多鬪捷余不識其何以作也右石知此矣

匡遊草序

匡廬遊草二帙鉛山高爲阜廣昌黃永年從吾廬陶先生上匡廬作也高子詩凡二十有七篇永年記一篇詩十有四篇其吾廬先生暨陶大兄學耕作另二帙不盡存永年篋丁未春乃取二人篇什編而序次之詩五七言古今體無弗有遊皆匡以南未旬日旋反棹尚未盡匡山十二三而諸子恢奇之興瑰怪之語偉然欲與古人方駕者遽如是是亦侈矣詩文各以其性情刻畫山水務開從來生面故余兩人之詩篇目多不同蓋如相避然高

子爲人負氣岸才鋒射人如水精耀如劍鋌出凌厲振蹕嘗爲邑不平事獨挺身構大禍破家產數千金不介意今猶使氣常嫚罵坐上人余竊規之高子忻然故予兩人者交相得也讀其詩英光磊落籠挫萬物亦似之方鼓棹上匡廬時秋風大厲川水灌湖百里排空之浪高于山余倚舷凝望攬其雄莽震動與相吐納而諸子遽呼起共爲詩余睇視高子據案疾書隱若大敵及成各三四百言而高子文不加點險語鏗戛揮筆而成信乎其軼才也嗟乎匡廬擅東南奇秀甲天下而三峽玉簾

泉等處最怪偉皆人跡所不能常到非窮幽探勝不與人以得見靈物善藏固如是耶余最愛五老峯嵯峨雄秀作五老峯勒名詩詩曰五老五老我今醜汝一卮酒世上知已難輕言汝老甲子七十四此日勒名黃永年遂勒名石上而還見者猶震其豪氣大駘蕩然則三疊玉簾不輕洩其奇故終古遊匡廬者嘆匡廬真面目難識也黃永年序

涂贊皇今文遺稿序

余友涂君贊皇嘗自編輯所爲今文如千首屬永年論定序之又自言吾近評點唐應德文字得其意法將爲十數首增置稿中以故余序亦未遽作而君不幸以今六月客遊錢塘死矣悲夫君之今文其可見于世者亦止此而已矣其有志而未逮固多也吾鄉數十年士以時文甲他郡能者與天下士相馳騁雋春秋試若持券其可謂非鄉之盛與然追閱吾世以前數百年之間士大夫學問之消長人才之興壞有不勝墜緒茫茫之嘆者是亦

不獨一方之故也以君之文當此時豈不足以相
雄長而終不大顯于時獨無幾微愠尤者豈非其
志固他有所尚與君早歲及易堂先進之門經指
授爲古文有師法繼而閉戶參稽乎經史之要沈
浸古大家之作者凡天地治亂人物絕續君子修
名砥德求友之切務雖今文之作時時見其俯仰
上下慨吁當世如不及之情世之讀者必能深觀
以得其意而悲其用心惜乎其可見者亦僅僅止
乎是也君之文始由金羅入而上溯於茅順甫歸
熙甫又進而及于守溪荆川其幽渺之思正大之

識演漾決滂之氣盤注于篇幅始與余相見各以
其古雜文相請質而君謬好余制藝文嘗同郡試
督學得吾文始覽而未甚善也袖以歸置枕畔睡
餘而視者三乃大喜爲標指其意脉而爲余言蓋
君於余文癖矣然余文終不逮君遠甚比年以來
相期于古之所謂文學明諸心書諸冊而可以推
之爲身爲世而用之者庶幾稍慕倣而爲之蓋道
術衰微斯文遏絕韓子所謂混混與世相濁心追
古人而從之者此不得遂爲人道又自傷薄劣慮
無能爲役而且不能不蹶然起者豈不望吾同志

二三君子也哉而如君者乃不及與有成而且卒矣君享年五十有七需次將爲貢士而未及人或惜之然君辭薦舉舍百里命官矣是區區者何爲哉

黃岷雪文稿序

培山余同年進士同姓齒兄弟居京師相講業爲同道培山以內艱家居今年秋奉其尊君子岷雪先生文稿而以書屬曰願有序也先生制舉文名海內數十年今刻稿內有永年童而誦之者序何敢辭獨念先生之文當早取上第爲顯人今以諸生家食著書而樂道是其有於中者豈曰文之云乎夫君子之德業與制舉之業非有二也价紹者致主人之辭于賓不可失其意况宜聖人之言以答天子之制科豈可禱昧於其意得其意則不

可不有諸已予近讀鄉先進羅文恭舒文節鄒文莊忠介諸君子書彼皆發身制舉其精神心術無不與洙泗洛閩相憑依者其時士大夫家居講學漸磨之盛列郡之內不但百里一賢前後鬱鬱相望士束髮受學親見先生長者之容貌而旣聞其說其禮義之心勃然而生於中薰蒸陶冶不可以已至今漠然動人以山高水長之思者去我生之世未遠也先生尊甫漁舫先生爲義理之學先生授之於家諭德雷貫一嘗誦言之私憶先生樂道之暇以文淑後進與進而之德業者幾何人培山侍養先生之暇得友之賢與士之可共學者又幾何人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奚遂今而異於古所云耶序先生之文而及此亦詩人鷄鳴風雨之思也先生嘗著章水考臨川李公稱其數千里溪山屈摺尺幅辭簡而意盡是書余未之見也

吳郎中制藝序

制藝亦古文章之支流也世既用以取士三數百年士之好學深思未嘗不陶冶旁魄取古人之精神意脉而爲之要而引之於其自爲不朽之業辟猶一杓之在江河神龍之變化而爲魚爲蝦也蓋非是不足以與于制科而已矣前明之制藝古文辭竝工者莫過於唐應德歸熙甫今觀二子集中未嘗屑屑自道其制舉之文而王守溪稽川南茅鹿門諸子世號有明制舉大家亦未嘗稍見于二子之稱述豈非視之終不過制舉之用比于雕虫

刻篆無所可尚與然爲是而工焉者或往往不得與于有司之進取則其生平工力之所在與嗜好之所存其文宜自見于世亦其理也漢陽吳君績學而好古爲監司大吏既有名于時又嘗爲麓嶽書院山長所訓士百十人多先後取科第而君終不錄于有司余心識君且久比同官刑曹休沐有暇輒相過從乃手其制藝之文曰吾生平攻苦在是幸爲我序而存之予受而卒業其文銜華珮實圭臬先民旣工且多爲海內鉅公所交賞世之爲名進士者有能或之先哉惜夫余之置此已久無

足盡君之能也君又好爲詩每退直邸舍輒展名畫摩挲古書吟咏以自娛王元美李于鱗數子明嘉靖間俱爲刑曹郎構白雲亭司中榜所自爲詩今所傳後七子是也一代風雅之盛萃于西曹然則簿書獄訟未足以盡賢者以君之爲制舉者爲詩世何必無古人吾見君所爲不朽者又于是而傳已

送王方伯復庵先生陞左副都御史序

國家經理天下莫大於紀綱自昔統均任冢宰而振肅之權寄臺官臺官秩雖遞殺其道與宰相參而權又有重焉者石介曰君至尊也將與相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况其他乎故御史代爲風憲之官最號雄峻明高帝罷中書省散政柄于六部而都察院之設比六卿其權視前代尤重官有左右都御史左右副僉都御史秩二品遞至四品屬有十三道然不相統繫如部堂司取得相糾察也于朝堂事無所不當問于外都御史提督各道御

史監察或巡按惟所見聞皆得彈劾不同於六部之官各有攸司法之嚴任之大且重如此居是職而盡其道者難矣 國朝因明制省右都右僉都御史惟副都左右如故右副都持節開府外藩糾彈所屬左居臺中職糾彈開府秩雖等而權之所寄特異焉者此國家紀綱內外輕重相制之意故臺中得其人則可以糾覈振肅天下之爲開府開府無失人而方面安矣獨愚又嘗謬意御史之官合互爲糾察凡在下者或恐慢其上在上者或相忌其下而一相統繫率至於噤口書曰同寅協恭

和衷哉語曰和而不同是故正已以格物公明而無私則爲上爲下爲內爲外無不宜矣雍正六年陝西涇陽王公自江右藩司特召爲左副都御史公忠信其德而仁義是修始以翰林檢討出爲湖北副使期年任江右方面凡歲餘陞今官 上之知公可謂至矣其在江右也爲優優寬簡之政而爬搔奸竇胥吏屏息湖山千里外咸諭公德于長官直而無拂柔而能義其將去而入 覲也猶爲從容言解積獄之宜寬宥者百十人衢巷歡呼永年辱公有國士之知又卒業公所著書修已經世

之道粹然一出于六經程朱大儒歐陽子謂士學古懷道者仕于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今都御史言責比前代諫官同而位高而權重上之特以是用公也豈不以非公莫能勝是任與公之道欲得位而行也豈不在于斯時與公道行將天下之被其賜者豈獨江右一方面而已孔子曰出則事公卿我何有哉永年不揣出位謬獻其說惟公進而教之

贈涂于岸序

四瀆於天下江河爲大河之流萬里來塞內又七折而七千里然後入海江出西戎澎湃瀆瀆橫絕南北者亦九千里二水之行於地中亦雄矣哉論河源者曰天上蓋怖其狀莫能窮之爾予讀唐史吐蕃傳河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狹方春人可涉夏秋則勝舟元都實窮河源亦云然自火燉腦兒東會忽蘭赤賓等水流浸大乃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人馬俱得渡繼乃渾濁深莫測其溪流旁貫莫知紀極然則其千里一曲曲而復千里其

始蓋亦未能也余乃笑河源虛負天上名者且數
千年惟江亦然江受水居天下之半峽以西受大
水凡八乃入峽出峽東下大水來會者五江又受
之蓋東南之水盡歸焉莊周曰江河合水而爲大
傳曰江源初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者所受
者衆也觀龍門三峽之奇絕怪偉而不詳其所自
亦不知水而已矣善學者亦然器大者合併以爲
大器小者不能受故爲其所受其出險排危之才
與力果行不息之志又有以赴之無絕潢斷港之
慮語曰以文會友子貢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此之謂也新城涂于
岸篤學嗜古志博而氣銳從吾友涂先生贊皇遊
永年舊冬訪贊皇新城與于岸語娓娓不倦者夜
每漏下數十刻于岸不余愚今春復授徒於此交
好益無間余昔登匡廬峯絕頂望彭蠡湖三百里
僅若沼沚此豫章諸水所匯云爾自恨足跡不能
及天下百一贊皇殆崑崙派也于岸挹其源吾烏
能測其所受遂爲江河之說質贊皇以贈且共相
勉于岸必不河漢其言矣

送方靈臯先生歸江南序

傳曰人者天地之心天之生人也千萬世如一日
人之心乎天地也亦然古今無異鳥獸草木也五
穀之育竹箭杞梓松柏之材且茂馬牛之行地致
遠視詩書傳記所稱不古異也人備陰陽五行之
冲和其忠信才德于古豈有異乎人變乎古則天
地之心失蓋陰陽五行之播神明之流於天地之
間聖賢詩書禮樂教澤之貽留有時不能與斯世
淫昏奸慝腥聞之害氣相勝至使天地聖人退處
無權而斯世淫昏奸慝腥聞之害氣其浸淫旁魄

民之初生受而入焉幾羣伏于隱微重閭之地而
害發于家國政事之大人亂其常而天地病于是
星暘風雨寒燠嶽瀆流峙紛然失其常度人民夭
札百產閉塞灾害橫流而斯人者羣且相乘而搯
天下之一切天下之生至是爲岌岌昔之大賢君
子處此卹卹乎有憂之六籍以來孟氏正人心其
言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董
仲舒正誼明道韓愈原道原人周程張朱述前聖
明絕學此七八君子者天地之心生人之命所恃
以不息與嗚呼古之大賢君子吾思而不得見之

矣桐城方先生靈臯學純壽耆撰述在承明文章
行天下者垂五十年永年讀其原人上下篇嘆其
言勝韓愈先生閱世憂患多其於遺經也用力深
故其詞憂深旨遠處公卿之中弗善也乾隆七年
夏四月予告還江東執永年手而再屬曰君何以
序我之行先生於永年知愛篤久之乃推類先生
原人之旨質於先生善人君子之不可絕於世也
若嘉種焉剝之上九所謂碩果是也其命亦懸于
天矣先生歸東南之士其有所宗乎夫能以天地
生人爲心者是以天地之心爲心也

送舒理臣改官教諭南歸序

君爲令能以其所以學者愛其民不徒簿書金穀
獄訟而已縉紳多聞之旣而以逸囚罷職猶舉江
南賦役之病民鹽法之宜通變者言於大吏或見
施行嗚呼君去職而能不忘其民如此其可以無
憾矣今之改官教諭南歸也視君色滋喜數過余
憫然有憂人才嘆吾道之心視予所爲與雷諭德
諸君子書侃侃相責善無隱有古朋友之誼然余
知君實自諭德始也諭德每稱君不絕口嗟夫使
余得君久處余庶幾得聞吾過矣夫俗學浸弊久

矣士目中不見先民之模範六籍四子之言但以
其空文被於耳目先聖人之心訖無所憑托前代
士行之興其權輿要在於一二人此一二人始也
視之亦淳淳爾汶汶爾一旦顯焉世乃鼓動愛慕
於其世則知今世亦當無不然是其磨礪陶冶以
有此一二人者顧無有先得之者耶其晦與顯抑
自有莫之爲而爲者耶 國家萃億萬士分隸之
學校之官人才之興耗豈不係茲居其職矣患無
其志有其志矣患無其道君今往焉吏失一賢於
吾鄉士得一師余庶幾望之矣他日君當舉所得
以報余也

送張健夫之任澄邁序

澄邁隸瓊州縣嶺海外自京師視之極南東萬里之際而吾健夫得邑於此健夫余同年友暨爲選人始相親時就余邸出所業相質其學務爲博衍益著文不自休余與言書詩六藝周漢以來作者之旨健夫以謂然此書之策云爾脩諸身措諸事與所爲書之策者一而已不一是外內本末有二道也健夫又以謂然今之行復求余言以贈書曰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雖山徼海聚蠻夷卉服島居之民父母者視之不中土異也瓊處粵

南庄類稿 卷六
海中漢爲僭耳珠厓其山川民俗男女耕農桑織見於班固之書其民爲王官所治者千數百餘歲明則海忠介邱文莊生焉其風氣視中州不殊健夫其務精一其思修其治教和其民以宣布天子不遐遺之仁是萬物父母作民父母者之心也其地荒側無冠蓋送迎大府供億之煩尤易爲理又以其暇益自修明其學施於政者本乎心有諸身者見於言其於道也不遠矣健夫勉之

送陳生序

陳生道來京師從余遊嘗館吾室稍與生論說學之吃吃窮書夜不倦已僦居天壇之旁舍去年試順天不利益發憤志乎古者之爲學近所讀周漢古書甚多生又好聚書凡羣經十八代之史漢唐以來二千年諸儒經解百家之撰述蓄而有者已數十萬卷余少爲學最苦乏書蓋貧不能購生平所讀書多遊學四方所借閱故常遺忘荒忽官京師貧亦不能聚書視生今所有不什一也生之志旣篤而其爲力又優矣今之歸請於余問所以讀

是書者生知夫苗乎良農之辨苗也其苗是矣土
壤之膏風暘露雨之甘且和人力之普其日至之
時有不熟乎學之於人心亦然得其所以爲苗者
師友之助先王詩書載藉之靈皆所以培其根秀
其華旣其實也失其所以爲苗者雖學焉是猶資
膏土暘雨耕耨而熟稂莠也生務反而求其本焉
是故誇多鬪靡者浮也盜取稗販勦飾於文辭者
雜也誘於勢利者惑也銳進欲速成者害也孟氏
所謂揠苗者也去是四者庶乎其軌於道矣是故
博觀約取以厚其積焉潔其所以受之者而已優
游沉浸以俟其入而說焉慎擇焉而出之其可也
其效則行誼政事文學所由出也生邑涂于岸吾
嘗與共學生歸試以吾言質之

旌表節孝劉母胡太恭人七十壽序

乾隆十年春二月吾友劉侍御方藹之母胡太恭人壽七十侍御先期屬永年爲序以余之將告歸省覲也旣而余行未遂屆期得躋堂從諸君子後晉爵太恭人而先序之曰太恭人之節孝見於國子祭酒崔公之錄質而詳然余友侍御篤且久微崔公錄吾知之稔矣太恭人年十六歸劉贈公四年贈公不祿時侍御甫二歲弟方華遺腹生當此時上有篤老之姑二子幼多奇疾家貧邑頻大水疫太恭人率家人常樓居并日而食其姑之疾也

書夜扶持抑搔歷五百餘日如一日侍御年二十
病痊始可讀書又嘗字其娣姒之子無怙恃者保
抱撫摩如已子已而病歿太恭人哭之慟傷兄公
一息絕也而方華後亦中道夭當水疫時鄰婦病
絕粒太恭人輟已食糜食之又易荆布以棺鄰人
之弗克棺者有叔貧病野處太恭人命侍御亟迎
之歸分饑共寒無俾獨困蓋自贈公之亡太恭人
艱辛盡瘁摺拄三十有餘年而侍御成進士又數
年侍御官京師始有祿迎養太恭人于時 旌門
之典 錫命之榮先後駢集侍御每與余言母生

平未嘗不嗚咽也太恭人性嚴毅自幼督侍御親
正人居恒義方之訓未嘗少寬假侍御介潔端重
自始仕迄今敬身奉職跬步未嘗敢違其親太恭
人年四十髮半白今神明益清強莊周曰松柏於
地其受命獨也詩之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余
每疑六藝之文言孝養者多矣未有稱潔白者天
保采薇之治四牡之使臣惟恐其不遑將父不遑
將母故其時孝子無不相戒以養者而凡厥正人
必無有弗能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如後世還
金封鮓之爲而何獨白華爲潔白意其時在位之

君子有如柏舟者爲之母其孝子精白著慤尤異於常子此白華之說與或曰莫潔白於善尹母之戒其子焯也以善養孝子能以善養是謂潔白也蓋其辭旣亡其義無徵姑臆度之云爾今觀太恭人之爲教與侍御之養謂白華爲柏舟之孝子其可也而予與侍御暨雷諭德貫一三人者疇昔又嘗有他年林下之約與讀書修道各娛其親于衰年又念侍御家江東去余千數百里欲如在京師時時請太恭人起居不可得獨諭德差近耳而諭德今秋奉召命赴闕道余家見吾父母爲永年道其形容余念之泣然淚欲下蓋予之離親而仕也已九年今年計歸省又不卽遂諭德亦未能奉其太夫人來京視太恭人設悅之辰侍御希鞬鞠臚執爵稱慶於堂獨可羨也傅少尹嘉言蔡編修次明皆吾黨執友少尹家重慶其祖封君今年年九十屬余文爲壽編修之母太夫人亦節壽因序太恭人之壽牽連書之爲吾黨南陔之義云

雷母李太淑人七十序

乾隆十有二年冬十月通政使翠庭雷公之母李太淑人壽七十翠庭官京師侍 皇子講讀不獲請假歸爲母壽先是九年冬翠庭自里門赴召上問來何遲對以母春秋漸高不能去左右上從容問母起居溫諭令迎養來京時余以離親官京師久將請告歸省與翠庭聯床邸舍各道其思踰歲以讞獄奉使江南復 命卽奉 詔除郡平涼 鑾輿東巡不得已拜疏陳情 行在蒙 恩改除京口就便迎養與翠庭不相見二年翠庭時

書來道其將母之思欲迎太淑人之京既而以太淑人今冬誕辰將乞歸省而屬永年序母壽已而以侍經乏人不可以請書至意甚快然者予未遑卽爲序而先報書曰我朝聖聖相繼早諭教與選左右實遠勝于前代公始仕至今皆當其任元年以庶吉士在籍召矣後數年以外艱歸服除復奉召命自諭德不一年晉位九卿任之鉅而受上恩深重如此義亦不得自顧其私且上念公將母俾迎養蓋體恤臣子之私至矣然而太淑人居居內有諸子子婦奉顏色慰晨昏翠庭所不遑

將于母者諸子昆季能將之外有戚里姻婭甥姨娣姒歲時往來笑言燕私相懽娛今御而北也道途水陸跋涉之勞六七千里去其故鄉風土與其戚里姻婭諸子子婦勢不能率偕往翠庭直內廷卯入申出日以爲常太淑人高年居邸第必倍思家是迎養反不若在家之樂可知也然則當茲設帳之辰翠庭雖遠居京師諸子孫子婦環侍執爵拜慶一堂戚里姻婭歡然上壽太淑人顧之無不樂可知也余之爲書如此太淑人年十四歸雷贈公事翁姑爲順婦爲令妻賢母性靜默惠愛贈

公久處約母無窘容翠庭舉進士官翰林家門曰
隆貴亦無喜色族鄰有急雖甚匱必節縮周之翠
庭嘗奉 內府帛爲製衣輒珍藏曰 君賜也不
可以常服翠庭舅弟常相顧欲名一物爲母所嗜
不可得昔張齊賢母壽百官往賀旅幣充庭母大
喜年八十餘常召至宮中上撫之曰婆娑老福非
此母不生此子翠庭德業吾黨所以期待之者無
窮太淑人之康寧壽考而膺 上錫福于無疆也
是其固有乃如史所稱齊賢母壽百官旅幣充庭
者固知太淑人所悅不在此也余友翠庭十二年
心跡靡間前年起 召命時道余家見吾父母至
京師爲永年一一道其形容今予羈宦不得申登
堂奉觴之誼于太淑人于是援前書之說序之寄
語翠庭屬諸昆季爲誦于太淑人之前知太淑人
必聽然笑而頷之以永年言爲然也

旌表蔡節母

敕封林孺人六十壽序代

編修蔡新余丙辰歲奉

命典試南宮所得士新

同年士官京師者以新母孺人今年六十有一咸

乞言於余以進觴蓋漳俗以十有一爲壽也婦人

行不出閨壺宜無事於文而孺人以節受旌門

錫命之典於朝非尋常禱祝新述孺人年十九

歸贈君贈君力學早世孺人當盛年甘苦節如飴

時新兄弟長者甫數歲翁姑相繼歿家甚貧孺人

以一身辛勤搢拄送死養生持門戶食未嘗一飽

敝衣親織紡操作撫孤子女以長以教以嫁娶至

是三十有三年雖貧能睦嫺任卹以惠於人孺人之爲婦爲母者不旣難能矣夫廉恥節義者天地之元氣人非是無以爲生故雖婦人女子能以其艱貞堅厲自致于閨門幽隱之地要之自遂其志而已而卒乃暴著於時况士大夫之造于道德者耶新官翰林好學有志其兄以會試乙榜需次官教諭將所以爲孺人光顯者未有窮極孔子曰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歸太僕有光序宋母壽謂閩山海輿區盤礴鬱積其爲儒者振末緒扶絕統遠與洙泗接

明經抱藝之士掇高第躋膺仕著文章勲業于天下往往而是蓋疇昔閩人文之盛如是新從父學士文勤公昔在朝時余最相親善庶幾太僕所稱述者新所自樹立希躋美從父以顯揚其親者當何如洪範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者 天子敘彝倫以嚮用天下之具卿士師尹能以其有猷有爲有守爲國家翼贊王路則歛福錫福必先焉其身其親有不保于壽富康寧五福者哉是士之事君而可以事親立身以爲顯揚者亦豈有外于猷爲與守者哉因書此爲孺人壽以著孺人苦節而兼

為新兄弟勉也 此為語人壽以善語人苦節而兼

面何以專時立身以為德譽者亦豈自於十知為

其時亦不新 善富與寧正誦清若長士之可持

亦中然國家重贊王從決燬而驗誦必表以共長

論以隱田天下之其無士始天誰以其自無計

其以共中其無士始天誰以其自無計

其以共中其無士始天誰以其自無計

其以共中其無士始天誰以其自無計

其以共中其無士始天誰以其自無計

其以共中其無士始天誰以其自無計

陶吾廬先生六十壽序

君子之於道也明之於心矣必極之閔深以充之
既充矣又加之靜密以養之蓋者年碩德而未有
艾凡以求裕吾內而已裕吾內其顯而張之於事
業炳炳烺烺可述而識也其或未然退藏於密者
不可得而闕也自得而已爾易大傳曰顯諸仁藏
諸用故明乎藏用之說者則知天地之心知天地
之心則可以知君子之道之用吾廬陶先生自少
勵學道之志紬繹宋明諸大儒之緒言沉浸反復
而以體諸身得於心為本既以五經冠鄉國舉進

士入史館仕于朝不七年遽予告歸同譜士多顯赫躋卿僚爲開府方面而先生優游林泉玩其所得超然于榮辱得喪是非憂患之外而恬然若不知其老之將至是先生所爲充于心而養于內者也講學豫章爲十三郡士人師闕里之裔過而嘆者曰齊魯之風無有也所著學規四子書講義皆與前代大儒相發明爲學者所傳誦永年是時亦以諸生從遊晨夕請益退而嘆先生之爲學也如此今方六十初度爲七十五甲子之四中有五年其月在子其日值今長至之翼日是在易之復

矣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微陽潛伏而朕兆未形是不已之命也用之藏也其於乾爲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夫子之贊曰陽氣潛藏蓋非復不足以見天地之心非藏不可以妙天地之用君子樂行憂違確乎其不可拔者以之先生之洗心退密悠裕充養以極乎乾之用者將無同而先生不以自足也由是累進而耄老而期頤崇遠闕深孰得而涯涘哉永年辱在門墻今自新城來拜先生請以邵氏之言元酒太音爲今日進一觴先生卽不欲爲世俗慶壽禮或不是却也

